第四十八回　徽州府烈婦殉夫　泰伯祠遺賢感舊祠

話說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館，早去晚歸，習以為常。那日早上起來，洗了臉，喫了茶，要進館去。纔走出大門，只見三騎馬進來，下了馬，向余大先生道喜。大先生問：「是何喜事？」報錄人拿出條子來看，知道是選了徽州府學訓導。余大先生歡喜，待了報錄人酒飯，打發了錢去，隨即虞華軒來賀喜，親友們都來賀。余大先生出去拜客，忙了幾天，料理到安慶領憑；領憑回來，帶家小到任。大先生邀二先生一同到任所去。二先生道：「哥寒氈一席，初到任的時候，只怕日用還不足。我在家裏罷。」大先生道：「我們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。從前我兩個人各處坐館，動不動兩年不得見面。而今老了，只要弟兄兩個多聚幾時，那有飯喫沒飯喫，也且再商量。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館。二弟，你同我去。」二先生應了，一同收拾行李，來徽州到任。大先生本來極有文名，徽州人都知道。如今來做官，徽州人聽見，個個歡喜。到任之後，會見大先生胸懷坦白，言語爽利，這些秀才們，本不來會的，也要來會會，人人自以為得明師。又會著二先生談談，談的都是些有學問的話，眾人越發欽敬，每日也有幾個秀才來往。

那日，余大先生正坐在廳上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秀才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舊寶藍直裰，面皮深黑，花白鬍鬚，約有六十多歲光景。那秀才自己手裏拿著帖子，遞與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看帖子上寫著「門生王蘊」。那秀才遞上帖子，拜了下去。余大先生回禮，說道：「年兄莫不是尊字玉輝的麼？」王玉輝道：「門生正是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玉兄，二十年聞聲相思，而今纔得一見。我和你只論好弟兄，不必拘這些俗套。」遂請到書房裏去坐，叫人請二老爺出來。二先生出來，同王玉輝會著，彼此又道了一番相慕之意，三人坐下。王玉輝道：「門生在學裏也做了三十年的秀才，是個迂拙的人。往年就是本學老師，門生也不過是公堂一見而已。而今因大老師和世叔來，是兩位大名下，所以要時常來聆老師和世叔的教訓。要求老師不認做大概學裏門生，竟要把我做個受業弟子纔好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哥，你我老友，何出此言！」二先生道：「一向知道吾兄清貧，如今在家可做館？長年何以為生？」王玉輝道：「不瞞世叔說，我生平立的有個志向：要纂三部書嘉惠來學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是那三部？」王玉輝道：「一部禮書，一部字書，一部鄉約書。」二先生道：「禮書是怎麼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禮書是將三禮分起類來，如事親之禮，敬長之禮等類。將經文大書，下面採諸經子史的話印證，教子弟們自幼習學。」大先生道：「這一部書該頒於學宮，通行天下。請問字書是怎麼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字書是七年識字法。其書已成，就送來與老師細閱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字學不講久矣，有此一書，為功不淺。請問鄉約書怎樣？」王玉輝道：「鄉約書不過是添些儀制，勸醒愚民的意思。門生因這三部書，終日手不停披，所以沒的工夫做館。」大先生道：「幾位公郎？」王玉輝道：「只得一個小兒，到有四個小女。大小女守節在家裏，那幾個小女，都出閣不上一年多。」說著，余大先生留他喫了飯，將門生帖子退了不受，說道：「我們老弟兄要時常屈你來談談，料不嫌我苜蓿風味怠慢你。」弟兄兩個，一同送出大門來。王先生慢慢回家。他家離城有十五里。

王玉輝回到家裏，向老妻和兒子說余老師這些相愛之意。次日，余大先生坐轎子下鄉，親自來拜，留著在草堂上坐了一會，去了。又次日，二先生自己走來，領著一個門斗，挑著一石米，走進來，會著王玉輝，作揖坐下。二先生道：「這是家兄的祿米一石。」又手裏拿出一封銀子來道：「這是家兄的俸銀一兩，送與長兄先生，權為數日薪水之資。」王玉輝接了這銀子，口裏說道：「我小姪沒有孝敬老師和世叔，怎反受起老師的惠來？」余二先生笑道：「這個何足為奇。只是貴處這學署清苦，兼之家兄初到。虞博士在南京幾十兩的拿著送與名士用，家兄也想學他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是『長者賜，不敢辭』，只得拜受了。」備飯留二先生坐，拿出這三樣書的稿子來，遞與二先生看。二先生細細看了，不勝歎息。坐到下午時分，只見一個人走進來說道：「王老爹，我家相公病的很，相公娘叫我來請老爹到那裏去看看，請老爹就要去。」王玉輝向二先生道：「這是第三個小女家的人，因女婿有病，約我去看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如此，我別過罷。尊作的稿子，帶去與家兄看，看畢再送過來。」說罷起身。那門斗也喫了飯，挑著一擔空籮，將書稿子丟在籮裏，挑著跟進城去了。

王先生走了二十里，到了女婿家，看見女婿果然病重，醫生在那裏看，用著藥總不見效。一連過了幾天，女婿竟不在了，王玉輝慟哭了一場。見女兒哭的天愁地慘。候著丈夫入過殮，出來拜公婆和父親，道：「父親在上，我一個大姐姐死了丈夫，在家累著父親養活，而今我又死了丈夫，難道又要父親養活不成？父親是寒士，也養活不來這許多女兒！」王玉輝道：「你如今要怎樣？」三姑娘道：「我而今辭別公婆、父親，也便尋一條死路，跟著丈夫一處去了！」公婆兩個聽見這句話，驚得淚下如雨，說道：「我兒！你氣瘋了！自古螻蟻尚且貪生，你怎麼講出這樣話來！你生是我家人，死是我家鬼。我做公婆的怎的不養活你，要你父親養活？快不要如此！」三姑娘道：「爹媽也老了，我做媳婦的不能孝順爹媽，反累爹媽，我心裏不安，只是由著我到這條路上去罷。只是我死還有幾天工夫，要父親到家替母親說了，請母親到這裏來，我當面別一別，這是要緊的。」王玉輝道：「親家，我求仔細想來，我這小女要殉節的真切，倒也由著他行罷。自古『心去意難留』。」因向女兒道：「我兒，你既如此，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，我難道反攔阻你？你竟是這樣做罷。我今日就回家去叫你母親來和你作別。」親家再三不肯。王玉輝執意，一徑來到家裏，把這話向老孺人說了。老孺人道：「你怎的越老越獃了！一個女兒要死，你該勸他，怎麼倒叫他死？這是甚麼話說！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樣事，你們是不曉得的。」老孺人聽見，痛哭流涕，連忙叫了轎子，去勸女兒，到親家家去了。王玉輝在家，依舊看書寫字，候女兒的信息。老孺人勸女兒，那裏勸的轉。一般每日梳洗，陪著母親坐，只是茶飯全然不喫。母親和婆婆著實勸著，千方百計，總不肯喫。餓到六天上，不能起床。母親看著，傷心慘目，痛入心脾，也就病倒了，抬了回來，在家睡著。又過了三日，二更天氣，幾個火把，幾個人來打門，報道：「三姑娘餓了八日，在今日午時去世了。」老孺人聽見，哭死了過去，灌醒回來，大哭不止。王玉輝走到床面前說道：「你這老人家真正是個獃子！三女兒他而今已是成了仙了，你哭他怎的？他這死的好，只怕我將來不能像他這一個好題目死哩！」因仰天大笑道：「死的好！死的好！」大笑著，走出房門去了。

次日，余大先生知道，大驚，不勝慘然。即備了香楮三牲，到靈前去拜奠。拜奠過，回衙門，立刻傳書辦備文書請旌烈婦。二先生幫著趕造文書，連夜詳了出去。二先生又備了禮來祭奠。三學的人，聽見老師如此隆重，也就紛紛來祭奠的，不計其數。過了兩個月，上司批准下來，製主入祠，門首建坊。到了入祠那日，余大先生邀請知縣，擺齊了執事，送烈女入祠。闔縣紳衿，都穿著公服，步行了送。當日入祠安了位，知縣祭、本學祭、余大先生祭、闔縣鄉紳祭、通學朋友祭、兩家親戚祭、兩家本族祭，祭了一天，在明倫堂擺席。通學人要請了王先生來上坐，說他生這樣好女兒，為倫紀生色。王玉輝到了此時，轉覺心傷，辭了不肯來。眾人在明倫堂喫了酒，散了。

次日，王玉輝到學署來謝余大先生。余大先生、二先生都會著，留著喫飯。王玉輝說起：「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，心下

不忍，意思要到外面去作遊幾時。又想：要作遊，除非到南京去。那裏有極大的書坊，還可逗著他們刻這三部書。」余大先生道：「老哥要往南京，可惜虞博士去了。若是虞博士在南京，見了此書，贊揚一番，就有書坊搶的刻去了。」二先生道：「先生要往南京，哥如今寫一封書子去，與少卿表弟和紹光先生。這人言語是值錢的。」大先生欣然寫了幾封字，莊徵君、杜少卿、遲衡山、武正字都有。

王玉輝老人家不能走旱路，上船從嚴州西湖這一路走。一路看著水色山光，悲悼女兒，悽悽惶惶，一路來到蘇州，正要換船，心裏想起：「我有一個老朋友住在鄧尉山裏，他最愛我的書。我何不去看看他？」便把行李搬到山塘一個飯店裏住下，搭船往鄧尉山。那還是上晝時分，這船到晚纔開。王玉輝問飯店的人道：「這裏有甚麼好頑的所在？」飯店裏人道：「這一上去，只得六七里路便是虎邱，怎麼不好頑！」王玉輝鎖了房門，自己走出去。初時街道還窄，走到三二里路，漸漸闊了。路旁一個茶館，王玉輝走進去坐下，喫了一碗茶。看見那些遊船，有極大的，裏邊雕梁畫柱，焚著香，擺著酒席，一路遊到虎邱去。遊船過了多少，又有幾隻堂客船，不掛簾子，都穿著極鮮豔的衣服，在船裏坐著喫酒。王玉輝心裏說道：「這蘇州風俗不好。一個婦人家不出閨門，豈有個叫了船在這河內遊蕩之理！」又看了一會，見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，他又想起女兒，心裏哽咽，那熱淚直滾出來。王玉輝忍著淚，出茶館門，一直往虎邱那條路上去。只見一路賣的腐乳、蓆子、耍貨，還有那四時的花卉，極其熱鬧。也有賣酒飯的，也有賣點心的。王玉輝老人家足力不濟，慢慢的走了許多時，纔到虎邱寺門口。循著階級上去，轉灣便是千人石，那裏也擺著有茶桌子。王玉輝坐著喫了一碗茶，四面看看，其實華麗。那天色陰陰的，像個要下雨的一般，王玉輝不能久坐，便起身來，走出寺門。走到半路，王玉輝餓了，坐在點心店裏，那豬肉包子六個錢一個，王玉輝喫了，交錢出店門。慢慢走回飯店，天已昏黑，船上人催著上船。王玉輝將行李拿到船上，幸虧雨不曾下的大，那船連夜的走。一直來到鄧尉山，找著那朋友家裏。只見一帶矮矮的房子，門前垂柳掩映，兩扇門關著，門上貼了白。王玉輝就嚇了一跳，忙去敲門。只見那朋友的兒子，掛著一身的孝，出來開門，見了王玉輝，說道：「老伯如何今日纔來？我父親那日不想你！直到臨回首的時候，還念著老伯不曾得見一面；又恨不曾得見老伯的全書。」王玉輝聽了，知道這個老朋友已死，那眼睛裏熱淚紛紛滾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你父親幾時去世的？」那孝子道：「還不曾盡七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靈柩還在家哩？」那孝子道：「還在家裏。」王玉輝道：「你引我到靈柩前去。」那孝子道：「老伯，且請洗了臉，喫了茶，再請老伯進來。」當下就請王玉輝坐在堂屋裏，拿水來洗了臉。王玉輝不肯等喫了茶，叫那孝子領到靈柩前。孝子引進中堂。只見中間奉著靈柩，面前香爐、燭臺、遺像、魂旛。王玉輝慟哭了一場，倒身拜了四拜。那孝子謝了。王玉輝喫了茶，又將自己盤費買了一副香紙牲醴，把自己的書一同擺在靈柩前祭奠，又慟哭了一場。住了一夜，次日要行。那孝子留他不住。又在老朋友靈柩前辭行，又大哭了一場，含淚上船。那孝子直送到船上，方纔回去。

王玉輝到了蘇州，又換了船，一路來到南京水西門上岸，進城尋了個下處，在牛公庵住下。次日，拿著書子去尋了一日回來。那知因虞博士選在浙江做官，杜少卿尋他去了。莊徵君到故鄉去修祖墳。遲衡山、武正字都到遠處做官去了。一個也遇不著。王玉輝也不懊悔，聽其自然，每日在牛公庵看書。過了一個多月，盤費用盡了，上街來閒走走。纔走到巷口，遇著一個人作揖，叫聲：「老伯怎的在這裏？」王玉輝看那人，原來是同鄉人，姓鄧，名義，字質夫。這鄧質夫的父親是王玉輝同案進學，鄧質夫進學又是王玉輝做保結，故此稱是老伯。王玉輝道：「老姪，幾年不見。一向在那裏？」鄧質夫道：「老伯寓在那裏？」王玉輝道：「我就在前面這牛公庵裏，不遠。」鄧質夫道：「且同到老伯下處去。」到了下處，鄧質夫拜見了，說道：「小姪自別老伯，在揚州這四五年。近日是東家託我來賣上江食鹽，寓在朝天宮。一向記念老伯。近況好麼？為甚麼也到南京來？」王玉輝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賢姪，當初令堂老夫人守節，鄰家失火，令堂對天祝告，反風滅火，天下皆聞。那知我第三個小女，也有這一番節烈。」因悉把女兒殉女婿的事說了一遍。「我因老妻在家哭泣，心裏不忍；學余老師寫了幾封書子與我來會這裏幾位朋友，不想一個也會不著。」鄧質夫道：「是那幾位？」王玉輝一一說了。鄧質夫歎道：「小姪也恨的來遲了！當年南京有虞博士在這裏，名壇鼎盛，那泰伯祠大祭的事、天下皆聞。自從虞博士去了，這些賢人君子，風流雲散。小姪去年來，曾會著杜少卿先生。又因少卿先生，在元武湖拜過莊徵君。而今都不在家了。老伯這寓處不便，且搬到朝天宮小姪那裏寓些時。」王玉輝應了，別過和尚，付了房錢，叫人挑行李，同鄧質夫到朝天宮寓處住下。鄧質夫晚間備了酒肴，請王玉輝喫著，又說起泰伯祠的話來。王玉輝道：「泰伯祠在那裏？我明日要去看看。」鄧質夫道：「我明日同老伯去。」

次日，兩人出南門，鄧質夫帶了幾分銀子把與看門的。開了門，進到正殿，兩人瞻拜了。走進後一層，樓底下，遲衡山貼的祭祀儀注單和派的執事單還在壁上。兩人將袖子拂去塵灰看了。又走到樓上，見八張大櫃關鎖著樂器、祭器，王玉輝也要看。看祠的人回：「鑰匙在遲府上。」只得罷了。下來兩廊走走，兩邊書房都看了，一直走到省牲所，依舊出了大門，別過看祠的。兩人又到報恩寺頑頑，在琉璃塔下喫了一壺茶，出來寺門口酒樓上喫飯。王玉輝向鄧質夫說：「久在客邊煩了，要回家去，只是沒有盤纏。」鄧質夫道：「老伯怎的這樣說！我這裏料理盤纏，送老伯回家去。」便備了餞行的酒，拿出十幾兩銀子來，又雇了轎夫，送王先生回徽州去。又說道：「老伯，你雖去了，把這余先生的書交與小姪，等各位先生回來，小姪送與他們，也見得老伯來走了一回。」王玉輝道：「這最好。」便把書子交與鄧質夫，起身回去了。王玉輝去了好些時，鄧質夫打聽得武正字已到家，把書子自己送去，正值武正字出門拜客，不曾會著，丟了書子去了。向他家人說：「這書是我朝天宮姓鄧的送的，其中緣由，還要當面會再說。」武正字回來看了書，正要到朝天宮去回拜，恰好高翰林家著人來請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賓朋高宴，又來奇異之人；患難相扶，更出武勇之輩。

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　翰林高談龍虎榜　中書冒占鳳凰池祠

話說武正字那日回家，正要回拜鄧質夫，外面傳進一副請帖，說：「翰林院高老爺家請即日去陪客。」武正字對來人說道：「我去回拜了一個客，即刻就來。你先回覆老爺去罷。」家人道：「家老爺多拜上老爺。請的是浙江一位萬老爺，是家老爺從前拜盟的弟兄，就是請老爺同遲老爺會會。此外就是家老爺親家秦老爺。」武正字聽見有遲衡山，也就勉強應允了。回拜了鄧質夫，彼此不相值。午後高府來邀了兩次，武正字纔去。高翰林接著，會過了。書房裏走出施御史、秦中書來，也會過了。纔喫著茶，遲衡山也到了。高翰林又叫管家去催萬老爺，因對施御史道：「這萬敝友是浙江一個最有用的人，一筆的好字。二十年前，學生做秀才的時候，在揚州會著他。他那時也是個秀才，他的舉動就有些不同。那時鹽務的諸公都不敢輕慢他，他比學生在那邊更覺的得意些。自從學生進京後，彼此就疎失了。前日他從京師回來，說已由序班授了中書，將來就是秦親家的同衙門了。」秦中書笑道：「我的同事，為甚要親翁做東道？明日乞到我家去。」說著，萬中書已經到門，傳了帖。高翰林拱手立在廳前滴水下，叫管家請轎，開了門。萬中書從門外下了轎，急趨上前，拜揖敘坐，說道：「蒙老先生見召，實不敢當。小弟二十年別懷，也要借尊酒一敘。但不知老先生今日可還另有外客？」高翰林道：「今日並無外客，就是侍御施老先生同敝親家秦中翰。還有此處兩位學中朋友：一位姓武，一位姓遲。現在西廳上坐著哩。」萬中書便道：「請會。」管家去請，四位客都過正廳來，會過。施御史道：「高老先生相招奉陪老先生。」萬中書道：「小弟二十年前，在揚州得見高老先生，那時高老先生還未曾高發，那一段非凡氣魄，小弟便知道後來必是朝廷的柱石。自高老先生發解之後，小弟奔走四方，卻不曾到京師一晤。去年小弟到京，不料高老先生卻又養望在家了。所以昨在揚州幾個敝相知處有事，只得繞道來聚會一番。天幸又得接老先生同諸位先生的教。」秦中書道：「老先生貴班甚時補得著？出京來卻是為何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的班次，進士是一途，監生是一途。學生是就的辦事職銜，將來終身都脫不得這兩個字。要想加到翰林學士，料想是不能了。近來所以得缺甚難。」秦中書道：「就了不做官，這就不如不就了。」萬中書丟了這邊，便向武正字、遲衡山道：「二位先生高才久屈，將來定是大器晚成的。就是小弟這就職的事，原算不得，始終還要從科甲出身。」遲衡山道：「弟輩碌碌，怎比老先生大才！」武正字道：「高老先生原是老先生同盟，將來自是難兄難弟可知。」說著，小廝來稟道：「請諸位老爺西廳用飯。」高翰林道：「先用了便飯，好慢慢的談談。」眾人到西廳飯畢，高翰林叫管家開了花園門，請諸位老爺看看。眾人從西廳右首一個月門內進去，另有一道長粉牆，牆角一個小門進去，便是一帶走廊，從走廊轉東首，下石子堦，便是一方蘭圃。這時天氣溫和，蘭花正放。前面石山、石屏，都是人工堆就的。山上有小亭，可以容三四人。屏旁置磁墩兩個，屏後有竹子百十竿。竹子後面映著些矮矮的朱紅欄干，裏邊圍著些未開的芍藥。高翰林同萬中書攜著手，悄悄的講話，直到亭子上去了。施御史同著秦中書，就隨便在石屏下閒坐。遲衡山同武正字，信步從竹子裏面走到芍藥欄邊。遲衡山對武書道：「園子到也還潔淨，只是少些樹木。」武正字道：「這是前人說過的：亭沼譬如爵位，時來則有之；樹木譬如名節，非素修弗能成。」

說著，只見高翰林同萬中書從亭子裏走下來，說道：「去年在莊濯江家看見武先生的紅芍藥詩，如今又是開芍藥的時候了。」當下主客六人，閒步了一回，從新到西廳上坐下。管家叫茶上點上一巡攢茶。遲衡山問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貴省有個敝友，他是處州人，不知老先生可曾會過？」萬中書道：「處州最有名的，不過是馬純上先生；其餘在學的朋友也還認得幾個，但不知令友是誰？」遲衡山道：「正是這馬純上先生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馬二哥是我同盟的弟兄，怎麼不認得。他如今進京去了。他進了京，一定是就得手的。」武書忙問道：「他至今不曾中舉，他為甚麼進京？」萬中書道：「學道三年任滿，保題了他的優行。這一進京，倒是個功名的捷徑，所以曉得他就得手的。」施御史在旁道：「這些異路功名，弄來弄去，始終有限。有操守的，到底要從科甲出身。」遲衡山道：「上年他來敝地，小弟看他著實在舉業上講究的，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。可見這舉業二字，原是個無憑的。」高翰林道：「遲先生，你這話就差了。我朝二百年來，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。摩元得元，摩魁得魁。那馬純上講的舉業，只算得些門面話，其實，此中的奧妙，他全然不知。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，考二百個案首，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。」武正字道：「難道大場裏同學道是兩樣看法不成？」高翰林道：「怎麼不是兩樣！凡學道考得起的，是大場裏再也不會中的。所以小弟未曾僥倖之先，只一心去揣摩大場。學道那裏，時常考個三等也罷了！」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的元作，敝省的人，個個都揣摩爛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老先生，『揣摩』二字，就是這舉業的金針了。小弟鄉試的那三篇拙作，沒有一句話是杜撰，字字都是有來歷的。所以纔得僥倖。若是不知道揣摩，就是聖人也是不中的。那馬先生講了半生，講的都是些不中的舉業。他要曉得『揣摩』二字，如今也不知做到甚麼官了！」萬中書道：「老先生的話，真是後輩的津梁。但這馬二哥卻要算一位老學。小弟在揚州敝友家，見他著的『春秋』，倒也甚有條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再也莫提起這話。敝處這裏有一位莊先生，他是朝廷徵召過的，而今在家閉門『註易』。前日有個朋友和他會席，聽見他說：『馬純上知進而不知退，直是一條小小的亢龍。』無論那馬先生不可比做亢龍，只把一個現活著的秀才拿來解聖人的經，這也就可笑之極了！」武正字道：「老先生，此話也不過是他偶然取笑。要說活著的人就引用不得，當初文王、周公，為甚麼就引用微子，箕子？後來孔子為甚麼就引用顏子？那時這些人也都是活的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足見先生博學。小弟專經是『毛詩』，不是『周易』，所以未曾考核得清。」武正字道：「提起『毛詩』兩字，越發可笑了。近來這些做舉業的，泥定了朱註，越講越不明白。四五年前，天長杜少卿先生纂了一部『詩說』，引了些漢儒的說話，朋友們就都當作新聞。可見學問兩個字，如今是不必講的了！」遲衡山道：「這都是一偏的話。依小弟看來：講學問的只講學問，不必問功名；講功名的只講功名，不必問學問。若是兩樣都要講，弄到後來，一樣也做不成！」

說著，管家來稟：「請上席。」高翰林奉了萬中書的首座，施侍御的二座，遲先生三座，武先生四座，秦親家五座，自己坐了主位。三席酒，就擺在西廳上面。酒餚十分齊整，卻不曾有戲。席中又談了些京師裏的朝政。說了一會，遲衡山向武正字道：「自從虞老先生離了此地，我們的聚會也漸漸的就少了。」少頃，轉了席，又點起燈燭來。喫了一巡，萬中書起身辭去。秦中書拉著道：「老先生一來是敝親家的同盟，就是小弟的親翁一般；二來又忝在同班，將來補選了，大概總在一處；明日千萬到舍間一敘。小弟此刻回家，就具過柬來。」又回頭對眾人道：「明日一個客不添，一個客不減，還是我們照舊六個人。」遲衡山、武正字，不曾則一聲。施御史道：「極好；但是小弟明日打點屈萬老先生坐坐的，這個竟是後日罷。」萬中書道：「學生昨日纔到這裏，不料今日就擾高老先生。諸位老先生尊府還不曾過來奉謁，那裏有個就來叨擾的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這個何妨！敝親家是貴同衙門，這個比別人不同。明日只求早光就是了。」萬中書含糊應允了。諸人都辭了主人，散了回去。當下秦中書回家，寫了五副請帖，差長班送了去請萬老爺、施老爺、遲相公、武相公、高老爺。又發了一張傳戲的溜子，叫一班戲，次日清晨伺候。又發了一個諭帖，諭門下總管，叫茶廚伺候，酒席要體面些。

次日，萬中書起來，想道：「我若先去拜秦家，恐怕拉住了，那時不得去拜眾人，他們必定就要怪，只說我檢有酒喫的人家跑。不如先拜了眾人，再去到秦家。」隨即寫了四副帖子，先拜施御史，御史出來會了，曉得就要到秦中書家喫酒，也不曾

款留。隨即去拜遲相公，遲衡山家回：「昨晚因修理學宮的事，連夜出城往句容去了。」只得又拜武相公，武正字家回：「相公昨日不曾回家，來家的時節，再來回拜罷。」是日，早飯時候，萬中書到了秦中書家，只見門口有一箭闊的青牆，中間縮著三號，卻是起花的大門樓。轎子沖著大門立定，只見大門裏粉屏上貼著紅紙硃標的「內閣中書」的封條；兩旁站著兩行雁翅的管家；管家脊背後便是執事上的帽架子；上首還貼著兩張「為禁約事」的告示。帖子傳了進去，秦中書迎出來，開了中間屏門。萬中書下了轎，拉著手，到廳上行禮、敘坐、拜茶。萬中書道：「學生叨在班末，將來凡事還要求提攜。今日有個賤名在此，只算先來拜謁。叨擾的事，容學生再來另謝。」秦中書道：「敝親家道及老先生十分大才，將來小弟設若竟補了，老先生便是小弟的泰山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令親臺此刻可曾來哩？」秦中書道：「他早間差人來說，今日一定到這裏來。此刻也差不多了。」說著，高翰林、施御史，兩乘轎已經到門，下了轎，走進來了，敘了坐，喫了茶。高翰林道：「秦親家，那遲年兄同武年兄，這時也該來了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已差人去邀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武先生或者還來，那遲先生是不來的了。」高翰林道：「老先生何以見得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早間在他兩家奉拜，武先生家回：『昨晚不曾回家。』遲先生因修學宮的事往句容去了，所以曉得遲先生不來。」施御史道：「這兩個人卻也作怪！但凡我們請他，十回到有九回不到。若說他當真有事，做秀才的那裏有這許多事！若說他做身分，一個秀才的身分到那裏去！」秦中書道：「老先生同敝親家在此，那二位來也好，不來也罷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那二位先生的學問，想必也還是好的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那裏有甚麼學問！有了學問，到不做老秀才了！只因上年國子監裏有一位虞博士，著實作興這幾個人，因而大家聯屬。而今也漸漸淡了！」

正說著，忽聽見左邊房子裏面高聲說道：「妙！妙！」眾人都覺詫異。秦中書叫管家去書房後面去看是甚麼人喧嚷。管家來稟道：「是二老爺的相與鳳四老爺。」秦中書道：「原來鳳老四在後面。何不請他來談談？」管家從書房裏去請了出來。只見一個四十多歲的大漢，兩眼圓睜，雙眉直豎，一部極長的烏鬚，垂過了胸膛，頭戴一頂力士巾，身穿一領元色緞緊袖袍，腳踹一雙尖頭靴，腰束一條絲鸞縧，肘下掛著小刀子，走到廳中間，作了一個總揖，便說道：「諸位老先生在此，小子在後面卻不知道，失陪的緊。」秦中書拉著坐了，便指著鳳四老爹對萬中書道：「這位鳳長兄是敝處這邊一個極有義氣的人。他的手底下，實在有些講究，而且一部『易筋經』記的爛熟的。他若是趲一個勁，那怕幾千斤的石塊，打落在他頭上，身上，他會絲毫不覺得。這些時，舍弟留他在舍間早晚請教，學他的技藝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這個品貌，原是個奇人，不是那手無縛雞之力的。」秦中書又向鳳四老爹問道：「你方纔在裏邊連叫『妙！妙！』卻是為何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不是我，是你令弟。令弟纔說人的力氣到底是生來的，我就教他提了一段氣，著人拿椎棒打，越打越不疼，他一時喜歡起來，在那裏說妙。」萬中書向秦中書道：「令弟老先生在府，何不也請出來會會？」秦中書叫管家進去請，那秦二侉子已從後門裏騎了馬，進小營看試箭法了。小廝們來請到內廳用飯。飯畢，小廝們又從內廳左首開了門，請諸位老爺進去閒坐。萬中書同著眾客進來。原來是兩個對廳，比正廳略小些，卻收拾得也還精緻。眾人隨便坐了，茶上捧進十二樣的攢茶來，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廝又向爐內添上些香。萬中書暗想道：「他們家的排場畢竟不同。我到家何不竟做起來？只是門面不得這樣大，現任的官府，不能叫他來上門，也沒有他這些手下人伺候。」

正想著，一個穿花衣的末腳，拿著一本戲目，走上來，打了搶跪，說道：「請老爺先賞兩齣。」萬中書讓過了高翰林、施御史，就點了一齣「請宴」，一齣「餞別」。施御史又點了一齣「五臺」。高翰林又點了一齣「追信」。末腳拿笏板在旁邊寫了，拿到戲房裏去扮。當下秦中書又叫點了一巡清茶。管家來稟道：「請諸位老爺外邊坐。」眾人陪著萬中書從對廳上過來。到了二廳，看見做戲的場口已經鋪設的齊楚，兩邊放了五把圈椅，上面都是大紅盤金椅搭，依次坐下。長班帶著全班的戲子，都穿了腳色的衣裳，上來稟參了，全場、打鼓板纔立到沿口，輕輕的打了一下鼓板。只見那貼旦裝了一個紅娘，一扭一捏，走上場來。長班又上來打了一個搶跪，稟了一聲「賞坐」，那吹手們纔坐下去。這紅娘纔唱了一聲，只聽得大門口忽然一棒鑼聲，又有紅黑帽子吆喝了進來。眾人都疑惑：「『請宴』裏面從沒有這個做法的！」只見管家跑進來，說不出話來。早有一個官員，頭戴紗帽，身穿玉色緞袍，腳下粉底皂靴，走上廳來。後面跟著二十多個快手，當先兩個，走到上面，把萬中書一手揪住，用一條鐵鍊套在頸子裏，就採了出去。那官員一言不發，也就出去了。眾人嚇的面面相覷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梨園子弟，從今笑煞鄉紳；萍水英雄，一力擔承患難。

未知後面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　假官員當街出醜　真義氣代友求名

話說那萬中書在秦中書家廳上看戲，突被一個官員，帶領捕役進來，將他鎖了出去。嚇得施御史、高翰林、秦中書，面面相覷，摸頭不著。那戲也就剪住了。眾人定了一會，施御史向高翰林道：「貴相知此事，老先生自然曉得個影子？」高翰林道：「這件事情，小弟絲毫不知。但是剛纔方縣尊也太可笑，何必妝這個模樣？」秦中書又埋怨道：「姻弟席上被官府鎖了客去，這個臉面卻也不甚好看！」高翰林道：「老親家，你這話差了。我坐在家裏，怎曉得他有甚事？況且拿去的是他，不是我，怕人怎的？」說著，管家又上來稟道：「戲子們請老爺的示：還是伺候，還是回去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客犯了事，我家人沒有犯事，為甚的不唱！」大家又坐著看戲。只見鳳四老爹一個人坐在遠遠的，望著他們冷笑。秦中書瞥見，問道：「鳳四哥，難道這件事你有些曉得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如何曉得。」秦中書道：「你不曉得，為甚麼笑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笑諸位老先生好笑。人已拿去，急他則甚！依我的愚見，應該差一個能幹人到縣裏去打探打探，到底為的甚事。一來也曉得下落，二來也曉得可與諸位老爺有礙？」施御史忙應道：「這話是的很！」秦中書也連忙道：「是的很！是的很！」當下差了一個人，叫他到縣裏打探。那管家去了。

這裏四人坐下，戲子從新上來做了「請宴」，又做「餞別」。施御史指著對高翰林道：「他纔這兩齣戲點的就不利市！纔請宴就餞別，弄得宴還不算請，別到餞過了！」說著，又唱了一齣「五臺」。纔要做「追信」，那打探的管家回來了，走到秦中書面前，說：「連縣裏也找不清。小的會著了刑房蕭二老爹，纔託人抄了他一張牌票來。」說著，遞與秦中書看。眾人起身都來看，是一張竹紙，抄得潦潦草草的。上寫著：

「台州府正堂祁，為海防重地等事。奉巡撫浙江都察院鄒憲行參革台州總兵苗而秀案內要犯一名萬里（即萬青雲），係本府已革生員，身中，面黃，微鬚，年四十九歲，潛逃在外。現奉親提，為此，除批差緝獲外，合亟通行。凡在緝獲地方，仰縣即時添差拿獲，解府詳審。慎毋遲誤！須至牌者。」

又一行下寫：

「右牌仰該縣官吏准此。」

原來是差人拿了通緝的文憑投到縣裏，這縣尊是浙江人，見是本省巡撫親提的人犯，所以帶人親自拿去的。其實犯事的始末，連縣尊也不明白。高翰林看了，說道：「不但人拿的糊塗，連這牌票上的文法也有些糊塗。此人說是個中書，怎麼是個已革生員？就是已革生員，怎麼拖到總兵的參案裏去？」秦中書望著鳳四老爹道：「你方纔笑我們的，你如今可能知道麼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們這種人會打聽甚麼！等我替你去。」立起身來就走。秦中書道：「你當真的去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扯謊做甚麼！」說著，就去了。

鳳四老爹一直到縣門口，尋著兩個馬快頭。那馬快頭見了鳳四老爹，跟著他，叫東就東，叫西就西。鳳四老爹叫兩個馬快頭引帶他去會浙江的差人。那馬快頭領著鳳四老爹一直到三官堂，會著浙江的人。鳳四老爹問差人道：「你們是台州府的差？」差人答道：「我是府差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萬相公到底為的甚事？」差人道：「我們也不知。只是敝上人吩咐，說是個要緊的人犯，所以差了各省來緝。老爹有甚吩咐，我照顧就是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如今現在那裏？」差人道：「方老爺纔問了他一堂，連他自己也說不明白。如今寄在外監裏。明日領了文書，只怕就要起身。老爹如今可是要看他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在外監裏，我自己去看他。你們明日領了文書，千萬等我到這裏，你們再起身。」差人應允了。鳳四老爹同馬快頭走到監裏，會著萬中書。萬中書向鳳四老爹道：「小弟此番大概是奇冤極枉了。你回去替我致意高老先生同秦老先生，不知此後可能再會了。」鳳四老爹又細細問了他一番，只不得明白。因忖道：「這場官司，須是我同到浙江去纔得明白。」也不對萬中書說，竟別了出監，說：「明日再來奉看。」一氣回到秦中書家。只見那戲子都已散了，施御史也回去了，只有高翰林還在這裏等信，看見鳳四老爹回來，忙問道：「到底為甚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真正奇得緊！不但官府不曉得，連浙江的差人也不曉得。不但差人不曉得，連他自己也不曉得。這樣糊塗事，須知我同他到浙江去，纔得明白。」秦中書道：「這也就罷了，那個還管他這些閒事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明日就要同他走走去。如果他這官司利害，我就幫他去審審，也是會過這一場。」高翰林也怕日後拖累，便攛掇鳳四老爹同去。晚上，送了十兩銀子到鳳家來，說：「送鳳四老爹路上做盤纏。」鳳四老爹收了。

次日起來，直到三官堂會著差人。差人道：「老爹好早！」鳳四老爹同差人轉出灣，到縣門口，來到刑房裏，會著蕭二老爹，催著他清稿；並送簽了一張解批，又撥了四名長解皂差，聽本官簽點，批文用了印。官府坐在三堂上，叫值日的皂頭把萬中書提了進來。台州府差也跟到宅門口伺候。只見萬中書頭上還戴著紗帽，身上還穿著七品補服，方縣尊猛想到：「他拿的是個已革的生員，怎麼卻是這樣服色？」又對明了人名、年貌，絲毫不誣。因問道：「你到底是生員，是官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我本是台州府學的生員，今歲在京，因書法端楷，保舉中書職銜的。生員不曾革過。」方知縣道：「授職的知照，想未下來；因有了官司，撫臺將你生員咨革了，也未可知。但你是個浙江人，本縣也是浙江人，本縣也不難為你。你的事，你自己好好去審就是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他回去了，地方官說他是個已革生員，就可以動刑了。我是個同省的人，難道這點照應沒有？」隨在簽批上硃筆添了一行：

「本犯萬里，年貌與來文相符，現今頭戴紗帽，身穿七品補服，供稱本年在京保舉中書職銜，相應原身鎖解。該差毋許需索，亦毋得疏縱。」

寫完了，隨簽了一個長差趙昇；又叫台州府差進去，吩咐道：「這人比不得盜賊，有你們兩個，本縣這裏添一個也彀了。你們路上須要小心些。」三個差人接了批文，押著萬中書出來。

鳳四老爹接著，問府差道：「你是解差們？過清了？」指著縣差問道：「你是解差？」府差道：「過清了，他是解差。」縣門口看見鎖了一個戴紗帽穿補服的人出來，就圍了有兩百人看，越讓越不開。鳳四老爹道：「趙頭，你住在那裏？」趙昇道：「我就在轉灣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先到你家去。」一齊走到趙昇家，小堂屋裏坐下。鳳四老爹叫趙昇把萬中書的鎖開了。

鳳四老爹脫下外面一件長衣來，叫萬中書脫下公服換了。又叫府差到萬老爺寓處叫了管家來。府差去了回來說：「管家都未回寓處，想是逃走了。只有行李還在寓處，和尚卻不肯發。」鳳四老爹聽了，又除了頭上的帽子，叫萬中書戴了，自己只包著網巾，穿著短衣，說道：「這裏地方小，都到我家去。」萬中書同三個差人跟著鳳四老爹一直走到洪武街。進了大門，二層廳上立定，萬中書納頭便拜。鳳四老爹拉住道：「此時不必行禮，先生且坐著。」便對差人道：「你們三位都是眼亮的，不必多話了。你們都在我這裏住著。萬老爹是我的相與，這場官司，我是要同了去的。我卻也不難為你。」趙昇對來差道：「二位可有的說？」來差道：「鳳四老爹吩咐，這有甚麼說。只求老爹作速些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當下把三個差人送到廳對面一間空房裏，說道：「此地權住兩日。三位不妨就搬行李來。」三個差人把萬中書交與鳳四老爹，竟都放心，各自搬行李去了。

鳳四老爹把萬中書拉到左邊一個書房裏坐著，問道：「萬先生，你的這件事，不妨實實的對我說，就有天大的事，我也可以幫襯你。說含糊話，那就罷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我看老爹這個舉動，自是個豪傑。真人面前，我也不說假話了。我這場官司，倒不輸在台州府，反要輸在江寧縣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江寧縣方老爺待你甚好，這是為何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不瞞老爹說，我實在是個秀才，不是個中書。只因家下日計艱難，沒奈何出來走走，要說是個秀才，只好喝風痾烟。說是個中書，那些商家同鄉紳財主們，纔肯有些照應。不想今日被縣尊把我這服色同官職寫在批上，將來解回去，欽案都也不妨，倒是這假官的官司喫不起了。」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道：「萬先生，你假如是個真官回去，這官司不知可得贏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我同苗總兵係一面之交，又不曾有甚過贓犯法的事，量情不得大輸。只要那裏不曉得假官一節，也就罷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且住著，我自有道理。」萬中書住在書房裏。三個差人也搬來住在廳對過空房裏。鳳四老爹一面叫家裏人料理酒飯，一面自己走到秦中書家去。

秦中書聽見鳳四老爹來了，大衣也沒有穿，就走了出來，問道：「鳳四哥，事體怎麼樣了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還問哩！閉門家裏坐，禍從天上來！你還不曉得哩！」秦中書嚇的慌慌張張的，忙問道：「怎的？怎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怎的不怎的，官司彀你打半生！」秦中書越發嚇得面如土色，要問都問不出來了。鳳四老爹道：「你說他到底是個甚官？」秦中書道：「他說是個中書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的中書還在判官那裏造冊哩！」秦中書道：「難道他是個假的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假的何消說！只是一場欽案官司，把一個假官從尊府拿去，那浙江巡撫本上也不要特參，只消帶上一筆，莫怪我說，老先生的事，只怕也就是『滾水潑老鼠』了！」秦中書聽了這些話，瞪著兩隻白眼，望著鳳四老爹道：「鳳四哥，你是極會辦事的人。如今這件事，到底怎樣好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沒有怎樣好的法。他的官司不輸，你的身家不破。」秦中書道：「怎能叫他官司不輸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假官就輸，真官就不輸！」秦中書道：「他已是假的，如何又得真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難道你也是假的？」秦中書道：「我是遵例保舉來的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你保舉得，他就保舉不得？」秦中書道：「就是保舉，也不得及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怎的不得及？有了錢，就是官！現放著一位施老爺，還怕商量不來！」秦中書道：「這就快些叫他辦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到如今辦，他又不做假的了！」秦中書道：「依你怎麼樣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若要依我麼，不怕拖官司，竟自隨他去。若要圖乾淨，替他辦一個。等他官司贏了來，得了缺，叫他一五一十算了來還你。就是九折三分錢也不妨。」秦中書聽了這個話，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都是好親家，拖累這一場！如今卻也沒法了，鳳四哥，銀子我竟出，只是事要你辦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這就是水中撈月了。這件事，要高老先生去辦。」秦中書道：「為甚的偏要他去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如今施御史老爺是高老爺的相好，要懇著他作速照例寫揭帖揭到內閣，存了案，纔有用哩。」秦中書道：「鳳四哥，果真你是見事的人！」隨即寫了一個帖子，請高親家老爺來商議要話。少刻，高翰林到了。秦中書會著，就把鳳四老爹的話說了一遍，高翰林連忙道：「這個我就去。」鳳四老爹在旁道：「這是緊急事，秦老爺快把所以然交與高老爺去罷。」秦中書忙進去。一刻，叫管家捧出十二封銀子，每封足紋一百兩，交與高翰林道：「而今一半人情，一半禮物。這原是我墊出來的。我也曉得閣裏還有些使費，一總費親家的心，奉託施老先生包辦了罷。」高翰林局住不好意思，只得應允。拿了銀子到施御史家，託施御史連夜打發人進京辦去了。

鳳四老爹回到家裏，一氣走進書房，只見萬中書在椅子上坐著望哩。鳳四老爹道：「恭喜。如今是真的了。」隨將此事說了備細。萬中書不覺倒身下去，就磕了鳳四老爹二三十個頭。鳳四老爹拉了又拉，方纔起來。鳳四老爹道：「明日仍舊穿了公服到這兩家謝謝去。」萬中書道：「這是極該的。但只不好意思。」說著，差人走進來請問鳳四老爹幾時起身。鳳四老爹道：「明日走不成，竟是後日罷。」次日起來，鳳四老爹催著萬中書去謝高、秦兩家。兩家收了帖，都回不在家，卻就回來了。鳳四老爹又叫萬中書親自到承恩寺起了行李來。鳳四老爹也收拾了行李，同著三個差人，竟送萬中書回浙江台州去審官司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儒生落魄，變成衣錦還鄉；御史回心，惟恐一人負屈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　少婦騙人折風月　壯士高興試官刑

話說鳳四老爹替萬中書辦了一個真中書，纔自己帶了行李，同三個差人送萬中書到台州審官司去這時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氣溫和，五個人都穿著單衣，出了漢西門來叫船，打點一直到浙江去。叫遍了，總沒有一隻杭州船，只得叫船先到蘇州。到了蘇州，鳳四老爹打發清了船錢，纔換了杭州船，這隻船比南京叫的卻大著一半。鳳四老爹道：「我們也用不著這大船，只包他兩個艙罷。」隨即付埠頭一兩八錢銀子，包了他一個中艙，一個前艙。五個人上了蘇州船，守候了一日，船家纔攬了一個收絲的客人搭在前艙。這客人約有二十多歲，生的也還清秀，卻只得一擔行李，倒著實沉重。到晚，船家解了纜，放離了馬頭，用篙子撐了五里多路，一個小小的村落旁住了。那梢公對夥計說：「你帶好纜，放下二錨，照顧好了客人。我家去一頭。」那台州差人笑著說道：「你是討順風去了。」那梢公也就嘻嘻的笑著去了。萬中書同鳳四老爹上岸閒步了幾步，望見那晚煙漸散，水光裏月色漸明，徘徊了一會，復身上船來安歇，只見下水頭支支查查又搖了一隻小船來幫著泊。這時船上水手倒也開鋪去睡了，三個差人，點起燈來打骨牌。只有萬中書、鳳四老爹同那個絲客人，在船裏，推了窗子，憑船玩月。那小船靠攏了來，前頭撐篙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瘦漢；後面火艙裏是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在裏邊拿舵，一眼看見船這邊三個男人看月，就掩身下艙裏去了。隔了一會，鳳四老爹同萬中書也都睡了，只有這絲客人略睡得遲些。

次日，日頭未出的時候，梢公背了一個箕袋，上了船，急急的開了，走了三十里，方纔喫早飯。早飯喫過了，將下午，鳳四老爹閒坐在艙裏，對萬中書說道：「我看先生此番雖然未必大傷筋骨，但是都院的官司，也彀拖纏哩。依我的意思，審你的時節，不管問你甚情節，你只說家中住的一個遊客鳳鳴岐做的。等他來拿了我去，就有道理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那絲客人，眼兒紅紅的，在前艙裏哭。鳳四老爹同眾人忙問道：「客人，怎的了？」那客人只不則聲。鳳四老爹猛然大悟，指著絲客人道：「是了，你這客人想是少年不老成，如今上了當了！」那客人不覺又羞的哭了起來。鳳四老爹細細問了一遍，纔曉得昨晚都睡靜了，這客人還倚著船窗，顧盼那船上婦人。這婦人見那兩個客人去了，纔立出艙來，望著絲客人笑。船本靠得緊，雖是隔船，離身甚近，絲客人輕輕捏了他一下，那婦人便笑嘻從窗子裏爬了過來，就做了巫山一夕。這絲客人睡著了，他就把行李內四封銀子──二百兩，盡行攜了去了。早上開船，這客人情思還昏昏的；到了此刻，看見被囊開了，纔曉得被人偷了去。真是啞子夢見媽，說不出來的苦！

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叫過船家來問道：「昨日那隻小船，你們可還認得？」水手道：「認卻認得，這話打不得官司，告不得狀，有甚方法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認得就好了。他昨日得了錢，我們走這頭，他必定去那頭。你們替我把桅眼了，架上櫓，趕著搖回去，望見他的船，遠遠的就泊了。弄得回來，再酬你們的勞。」船家依言搖了回去。搖到黃昏時候，纔到了昨日泊的地方，卻不見那隻小船。鳳四老爹道：「還搖了回去。」約略又搖了二里多路，只見一株老柳樹下繫著那隻小船，遠望著卻不見人。鳳四老爹叫還泊近些，也泊在一株枯柳樹下。鳳四老爹叫船家都睡了，不許則聲，自己上岸閒步。步到這隻小船面前，果然是昨日那船，那婦人同著瘦漢子在中艙裏說話哩。鳳四老爹徘徊了一會，慢慢回船，只見這小船不多時也移到這邊來泊。泊了一會，那瘦漢不見了。這夜月色比昨日更明，照見那婦人在船裏邊掠了鬢髮，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在外面，下身換了一條黑紬裙子，獨自一個，在船窗裏坐著賞月。鳳四老爹低低問道：「夜靜了，你這小妮子船上沒有人，你也不怕麼？」那婦人答應道：「你管我怎的！我們一個人在船上是過慣了的，怕甚的！」說著，就把眼睛斜覷了兩覷。鳳四老爹一腳跨過船來，便抱那婦人。那婦人假意推來推去，卻不則聲。鳳四老爹把他一把抱起來，放在右腿膝上。那婦人也就不動，倒在鳳四老爹懷裏了。鳳四老爹道：「你船上沒有人，今夜陪我宿一宵，也是前世有緣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們在船上住家，是從來不混帳的。今晚沒有人，遇著你這個冤家，叫我也沒有法了。只在這邊，我不到你船上去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行李內有東西，我不放心在你這邊。」說著，便將那婦人輕輕一提，提了過來。這時船上人都睡了，只是中艙裏點著一盞燈，鋪著一副行李。鳳四老爹把婦人放在被上，那婦人就連忙脫了衣裳，鑽在被裏。那婦人不見鳳四老爹解衣，耳朵裏卻聽得軋軋的櫓聲。那婦人要抬起頭來看，卻被鳳四老爹一腿壓住，死也不得動，只得細細的聽，是船在水裏走哩！那婦人急了，忙問道：「這船怎麼走動了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他行他的船，你睡你的覺，倒不快活！」那婦人越發急了，道：「你放我回去罷！」鳳四老爹道：「獃妮子！你是騙錢，我是騙人！一樣的騙，怎的就慌？」那婦人纔曉得是上了當了。只得哀告道：「你放了我，任憑甚東西，我都還你就是了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放你去卻不能！拿了東西來纔能放你去。我卻不難為你。」說著，那婦人起來，連褲子也沒有了。萬中書同絲客人從艙裏鑽出來看了，忍不住的好笑。鳳四老爹問明他家住址，同他漢子的姓名，叫船家在沒人煙的地方住了。到了次日天明，叫絲客人拿一個包袱，包了那婦人通身上下的衣裳，走回十多里路找著他的漢子。原來他漢子見船也不見，老婆也不見，正在樹底下著急哩。那絲客人有些認得，上前說了幾句，拍著他肩頭道：「你如今『陪了夫人又折兵』，還是造化哩！」他漢子不敢答應。客人把包袱打開，拿出他老婆的衣裳、褲子、褶褲、鞋來。他漢子纔慌了，跪下去，只是磕頭。客人道：「我不拿你。快把昨日四封銀子拿了來，還你老婆。」那漢子慌忙上了船，在梢上一個夾剪艙底下拿出一個大口袋來，說道：「銀子一釐也沒有動，只求開恩還我女人罷！」客人背著銀子。那漢子拿著他老婆的衣裳，一直跟了走來，又不敢上船。聽見他老婆在船上叫，纔硬著膽子走上去。只見他老婆在中艙裏圍在被裏哩。他漢子走上前，把衣裳遞與他。眾人看著那婦人穿了衣服，起來又磕了兩個頭，同烏龜滿面羞愧，下船去了。絲客人拿了一封銀子──五十兩，來謝鳳四老爹。鳳四老爹沉吟了一刻，竟收了。隨分做三分，拿著對三個差人道：「你們這件事，原是個苦差，如今與你們算差錢罷。」差人謝了。

閒話休提。不日到了杭州，又換船直到台州，五個人一齊進了城。府差道：「鳳四老爹，家門口恐怕有風聲，官府知道了，小人喫不起。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有道理。」從城外叫了四乘小轎，放下簾子，叫三個差人同萬中書坐著，自己倒在後面走。一齊到了萬家來，進大門，是兩號門面房子，二進是兩改三造的小廳。萬中書纔入內去，就聽見裏面有哭聲，一刻，又不哭了。頃刻，內裏備了飯出來。喫了飯，鳳四老爹道：「你們此刻不要去。點燈後，把承行的叫了來，我就有道理。」差人依著，點燈的時候，悄悄的去會台州府承行的趙勤。趙勤聽見南京鳳四老爹同了來，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那是個仗義的豪傑，萬相公怎的相與他的？這個就造化了！」當下即同差人到萬家來。會著，彼此竟像老相與一般。鳳四老爹道：「趙師父，只一樁託你：先著太爺錄過供，供出來的人，你便拖了解。」趙書辦應允了。

次日，萬中書乘小轎子到了府前城隍廟裏面，照舊穿了七品公服，戴了紗帽，著了靴，只是頸子裏卻繫了鍊子。府差繳了牌票，祁太爺即時坐堂。解差趙昇執著批，將萬中書解上堂去。祁太爺看見紗帽圓領，先喫一驚。又看了批文，有「遵例保舉中書」字樣，又喫了一驚。抬頭看那萬里，卻直立著，未曾跪下。因問道：「你的中書是甚時得的？」萬中書道：「是本年正月內。」祁太爺道：「何以不見知照？」萬中書道：「由閣咨部，由部咨本省巡撫，也須時日。想目下也該到了。」祁太爺道：「你這中書早晚也是要革的了。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自去年進京，今年回到南京，並無犯法的事。請問太公祖，隔省差

拿，其中端的是何緣故？」祁太爺道：「那苗鎮臺疎失了海防，被撫臺參拿了，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，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，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，現有贓款，你還不知麼？」萬中書道：「這就是冤枉之極了。中書在家的時節，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，如何有詩送他？」祁太爺道：「本府親自看過，長篇累牘，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。現今撫院大人巡海，整駐本府，等著要題結這一案，你還能賴麼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中書雖然忝列宮牆，詩卻是不會做的。至於名號的圖書，中書從來也沒有。只有家中住的一個客，上年刻了大大小小幾方送中書，中書就放在書房裏，未曾收進去。就是做詩，也是他會做，恐其是他假名的也未可知。還求太公祖詳察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這人叫甚麼？如今在那裏？」萬中書道：「他姓鳳，叫做鳳鳴岐。現住在中書家裏哩。」祁太爺立即拈了一枝火籤，差原差立拿鳳鳴岐，當堂回話。差人去了一會，把鳳四老爹拿來。祁太爺坐在二堂上。原差上去回了，說：「鳳鳴岐已經拿到。」祁太爺叫他上堂，問道：「你便是鳳鳴岐麼？一向與苗總兵有相與麼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我並認不得他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那萬里做了送他的詩，今萬里到案，招出是你做的，連姓名圖書也是你刻的。你為甚麼做這些犯法的事？」鳳四老爹道：「不但我生平不會做詩，就是做詩送人，也算不得一件犯法的事。」祁太爺道：「這廝強辯！」叫取過大刑來。那堂上堂下的皂隸，大家吆喝一聲，把夾棍向堂口一摜。兩個人扳翻了鳳四老爹，把他兩隻腿套在夾棍裏。祁太爺道：「替我用力的夾！」那扯繩的皂隸用力把繩一收，只聽格喳的一聲，那夾棍迸為六段。祁太爺道：「這廝莫不是有邪術？」隨叫換了新夾棍，硃標一條封條，用了印，貼在夾棍上，從新再夾。那知道繩子尚未及扯，又是一聲響，那夾棍又斷了。一連換了三副夾棍，足足的迸做十八截，散了一地。鳳四老爹只是笑，並無一句口供。祁太爺毛了，只得退了堂，將犯人寄監，親自坐轎上公館轅門面稟了撫軍。那撫軍聽了備細，知道鳳鳴岐是有名的壯士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況且苗總兵已死於獄中，抑且萬里保舉中書的知照已到院，此事也不關緊要。因而吩咐祁知府從寬辦結。竟將萬里、鳳鳴岐都釋放。撫院也就回杭州去了。這一場焰騰騰的官事，卻被鳳四老爹一瓢冷水潑息。

萬中書開發了原差人等，官司完了，同鳳四老爹回到家中，念不絕口的說道：「老爹真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再長爹娘！我將何以報你！」鳳四老爹大笑道：「我與先生既非舊交，向日又不曾受過你的恩惠，這不過是我一時偶然高興。你若認真感激起我來，那倒是個鄙夫之見了。我今要往杭州去尋一個朋友，就在明日便行。」萬中書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得憑著鳳四老爹要走就走。次日，鳳四老爹果然別了萬中書，不曾受他杯水之謝，取路往杭州去了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拔山扛鼎之義士，再顯神通；深謀詭計之奸徒，急償夙債。

不知鳳四老爹來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